

漢字學基礎

張其昀 著

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基金項目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漢字學基礎

張其昀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江蘇

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基金項目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漢字學基礎/張其昀著.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12

ISBN 7-5004-5381-7

I. 漢… II. 張… III. 漢字 - 文字學 - 研究 IV. H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5) 第 157570 號

出版策劃 任 明

特約編輯 平 銳

責任校對 張喜悅

封面設計 王 華

技術編輯 王炳圖

出版發行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458 號

郵 編 100720

電 話 010-84029450 (郵購)

網 址 <http://www.csspw.cn>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興隆印刷廠

裝 訂 三河鑫鑫裝訂廠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980 1/16

印 張 18.5

插 頁 2

字 數 310 千字

定 價 28.00 圓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發行部聯系調換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序

我們所說的漢字學，是作為傳統“經小學”之一部分的文字學的發展，其內核仍為傳統文字學，“經小學”塌實而謹嚴的求證考據手段仍是漢字學研究的重要手段。但是，漢字學又不等於傳統文字學，除了其不同於傳統文字學之作為經學附庸，而自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之外，漢字學應該不僅在深度，而且在廣度上，都超出於傳統文字學。作為傳統文字學的發展階段，漢字學必須在兩個方面有所更新：一是視角，二是內容。拙作從民族文化精神的角度來認識漢字的構形，就是一個新的視角；將古文字學的有關專門知識吸收進來，就是一個新的內容。

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首開對於漢字結構規律的揭示，成為漢字學不祧之宗。但是《說文解字》也存在著缺點和錯誤。進行漢字研究，當遵循這樣的原則：既不能拋開《說文解字》，又不能囿於《說文解字》。非許和佞許，都不是正確的態度。拙作將漢字構造法確定象形、標記、會意、形聲和變體五種，正是貫徹此原則之實踐。

《說文解字》之後，一千九百年來，在衆多前哲時賢的努力下，漢字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豐碩的成果，有關著述汗牛充棟。這些成果，為今天的繼續研究打下了堅實而寬闊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有所創新，是一部漢字學新著的生命線。

拙作中不乏一些新的提法和就某些提法做出的新的詮釋。比如：

（1）關於漢字構形之不運用否定範疇

否定，屬抽象思維，是一種最起碼的思辨。漢字的構形，從嚴格的意義上說，根本不運用否定範疇。這也是重直覺思維、重體驗的民族化精神在造字行為上的一點表現。否定範疇，在其他一些主要民族的構詞行為

(它們的“詞”相當於我們的漢字)中，被大量運用著。以英語為例，否定範疇“un-”被作為詞綴，參與構成大批以“肯定”性意義的詞形為詞幹，表示“否定”性意義的詞形。比如：able(有能力的)—unable(不能的)，available(有效的)—unavailing(無效的)。而漢民族對於“否定”的表示，只出現在語言中的造詞和造語層面。意義上互為否定的兩個漢字，通常兩方中無一方其本身是含有“否定”義的(比如，“大”非“不小”，“小”非“不大”；“好”非“不醜”，“醜”非“不好”)。這些互為反義的兩個漢字，其結構理性歸根到底都是對於具體物象的體驗。其造字法不必相同，其字形可能毫無關係，這則表現了漢字造字思維不拘一格的靈活性。

(2) 關於《說文解字》之所謂“文”與“字”

許慎名其著作曰“說文解字”，在《敘》中說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是將“文”與“字”分開而言。一般都認為許氏以“文”指“象形”和所謂“指事”(此名目概念模糊，在拙作中被取消)，“字”指“會意”和“形聲”，是實為一大誤會。“依類象形”即描摹物象，物象之儀態萬方，凡描摹則必用“文”，亦即《說文解字》所謂“錯畫”也；凡經描摹取象而創制者，亦概以“文”稱之。因而許氏所謂“文”實際還包括占會意字大半的立意基礎亦為描摹取象的形合會意字。許氏所謂“字”主要的僅僅是指其立意基礎不在於描摹取象的形聲字。

“文”或為“形”，或為“聲”，“形聲相益”(是謂“孳乳”)，則成“字”。比方說，不僅“人”、“木”是“文”，而且“休”也是“文”(立意基礎為描摹人倚本而休之象)，只有从某休聲的“咻”、“貅”、“鵠”、“床”、“髹”、“鉢”、“鮓”等才是“字”。

(3) 關於戰國文字的“系”的劃分

戰國文字雖較混亂，但並未盡失自西周以來的同文傳統，未至於分裂為不同系別而各自行用一方，這是不能與諸侯割據的政治局面相比附的。戰國時期，隨著學在士人新局面的出現，文字運用範圍的擴大，產生出便於書寫的新書體勢在必然。篆文和隸書皆是戰國期間由籀文演變出來的新

書體，二者成爲壓倒金文和籀文、古文的主體文字。如果對戰國文字進行分“系”的話，那既不應該是西籀、東古二系，也不應該是秦、三晉、齊、燕、楚之類的五系，而應當是無分地域的篆、隸二系。篆、隸同見用於不同地區。比如：同出於秦，《封邑瓦書》爲篆文，而《青川木牘》爲隸書。同出於楚，《鄂君啓節》爲篆文，而《郭店竹簡》、《長沙帛書》皆爲隸書。要說各個地區間、各種文字資料間，文字是有區別的話，那麼，主要的區別就是篆之與隸，篆、隸之工與草的區別。至於各國貨幣、璽印、兵器等類載字材料上面的文字，雖然在書法奇正、筆道剛柔、體式斂侈、形態工草等方面變化尤甚，但是這些文字變而不離其宗，論書體風格大多屬於初期篆文。若將每個地區的文字按載字材料之不同再劃分出小類，比如齊之貨幣文字、趙之貨幣文字，秦之兵器文字、楚之兵器文字，等等，分別指出它們結構和風格上的系統差異，這更是不能成立的。

另外，再比如：對於會意字立意類型之形合和義合兩分，形聲字之以聲兼義型產生的理念，轉注是講兩個字的形、音、義關係的“觀字法”，我國最古老的文字是最晚開始使用於商代前期的以毛筆書於簡牘的一種文字（既非甲骨文，也非所謂“陶符”之類），等等問題的論述，竊以爲皆非陳言腐議，皆可以引發出更加深入的討論。

有兩個事情須申明之。

（1）拙作中提及的一些著名學者，皆羽儀於當今學界，爲我平素所景仰；於其中前輩先生某與某，愚則更是私淑有年矣。然而拙作在論證中於正面吸納他們的研究成果或徵引以爲敝見之助的同時，也不避反駁其一些意見。有的觀點，經他們倡導之，發揚之，幾成定論，然而書稿中卻唱其反調。以我一普通之學人之所以敢於如此唐突賢者，不懼惹火燒身，無非仗著學術界是有爭鳴的自由，蓋那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老話之所謂也。芻蕘之議，聖人或有擇焉。倘拙議不惟不見訾於人，而且爲賢者所采擇一二，我則將感到十分的榮幸。

（2）拙作中除去有些爲人熟知、已成典要者之外，援用前哲時賢們的研究成果，一般皆注明出處。也有些未注出處的提法和做法，人們或許似曾相識，是實出於敝見而適與賢哲相合者也。比如：第一章第二節之（二）

論由圖畫到文字的演變，舉“止”之由腳趾之形逐步演變而成今日字體為例。而敝見形成之後，方發覺張世祿先生在1940年發表的《文字學與文法學》中曾舉過此例，拙作所演示的過程也大致與之相同。第三章第三節之（二）論漢字構件的組合層次，以語法研究常用的樹形圖來分析漢字的多層組合。而前不久拜讀了王寧先生2002年出版的《漢字構形學講座》，發現其中也是用的這種方法來分析其所謂層次結構（即拙作所謂多層組合）的，而且其例子中也有一個拙作亦舉出的“照”字（此外，拙作中使用的“構件”、“構形元素”等術語也見用於其書中）。這一些提法和做法之合於賢哲，除去其中或許原本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的之外，乃可以見愚者千慮一得之僥倖也。其未歸於賢哲，實非掠美也。

近十幾年來，我一直為中文系學生開設漢字學專業選修課。教學之中，時時感到自身知識不足，因而常常“困而學之”（《論語·季氏》），為解決困難而去學習，去思考，古語所謂“惟敦，學半”（《尚書·說命下》）是也。我的教學講義就在這多年不斷的學習與思考中逐步地充實起來了。拙作就是在該積蟻術之點滴陋識而成的教學講義的基礎上加以壓縮和修改而成的。拙作中對某些問題的思考，雖然可說是欲求其深求其細進而求其真，但限於水平，實不敢自詡得其真諦。

時下，著書而請名家作序幾成風尚。我也曾向某位著名文字學家乞賜序，蒙其信任而慨然允，但是近來我改變了主意。凡為文，主其平穩則懼失於陳腐，主其新鮮則懼失於妄誕。我雖絕無刻意標新立異之念，然畢竟拙作中很有些提法是為他人所未曾道的。為表示絕對地文責自負，無涉他人，所以決定由自己來作序。成者自成之，敗者自敗之，讓拙作在無一絲他人說項之助的情況下，赤裸地去接受文字學界專家學者和廣大同好們的檢驗。某先生處，我已婉言撤回請求，其獎掖高誼，自當初佩而永志之。

本書之出版，我很感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領導和有關編輯，特別是首先袒露提攜之誠的任明先生。

張其均

草於揚州武塘侶耕室 2004年10月

目 錄

序	1
緒論	1
第一章 漢字的產生及其文化精神內涵	5
第一節 文字脫胎於圖畫	5
(一) 文字產生之前人類兩種主要的記事方式	5
(二) 由圖畫到文字	10
(三) 關於漢字的起源	15
(四) 關於漢字起源的考古證明	19
第二節 漢字的文化精神內涵	27
(一) 漢文化重體驗的文化精神	27
(二) 漢字構形對於漢文化精神的體現	29
(三) 漢字作為漢民族文字地位的不可動搖性	38
第二章 《說文解字》和《說文解字》研究	42
第一節 關於《說文解字》	42
(一) 《說文解字》之寫成	43
(二) 《說文解字》其書	46
(三) 《說文解字》之得失	53
第二節 關於《說文解字》研究	61
(一) 徐鉉、徐鍇對於《說文解字》的勘訂	62
(二) 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的《說文解字》研究	65
第三章 漢字之結構	69
第一節 主要漢字構造學說評議	69
第二節 漢字的五種造字法	77
(一) 象形造字法	77

(二) 標記造字法	86
(三) 會意造字法	88
(四) 形聲造字法	98
(五) 變體造字法	115
(六) 各種造字法的長處和短處	124
第三節 漢字的構件及其組合層次	128
(一) 漢字的構件	129
(二) 漢字構件的組合層次	139
第四節 漢字的部首	143
第四章 轉注和假借	149
第一節 轉注	149
第二節 假借	156
第五章 漢字書體之演變	167
第一節 甲骨文	174
第二節 金文	194
第三節 籀文	212
第四節 古文	217
第五節 篆文、隸書、花體字	223
(一) 篆文和隸書的產生和運用	223
(二) 篆文和隸書的規範化	242
(三) 花體字	255
第六節 楷書	258
第六章 漢字的繁化、簡化和訛變	261
第一節 漢字的繁化和簡化	261
第二節 漢字的訛變	271
附記：古文字的研究方法	279
附錄	286
(一) 古文字引書(文)簡稱表	286
(二) 主要參考書目	287

緒 論

漢字是世界民族文字中的一種。

人類最基本的交際工具有兩個：語言、文字。這兩個交際工具分屬於兩個範疇。語言的本質是聲音和意義，是通過話語聲音的發送和接受來表達和領會意義的。文字的本質是形體，是通過形體來記錄語言的聲音和意義的。同樣作為人類的交際工具，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作為語言的輔助工具是第二性的。瑞士著名語言學家 F·D·索緒爾把世界文字分為表音和表意兩大體系，他明確指出，表意文字的“典型例子就是漢字”。^①漢字學是關於漢字的學問，《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定義為“研究漢字的形體與聲音、語義之間關係的一門科學”。

語言是音義符號，有其系統性，文字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也有其系統性。漢字是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系統，維護其系統性的，就是其形體結構規律。因此，漢字學從本質上說，就是漢字形體學，或曰漢字結構學。東漢許慎所著《說文解字》作為一部漢字學專著，其實質和中心內容就是對於漢字形體的研究。“形”是文字學之根基，這是我們講漢字學最緊要的觀念。

我國傳統小學論著作有所謂“形書”、“義書”、“音書”之分。“義書”是專門研究字義的著作，以實質是我國第一部同義詞詞典的《爾雅》為鼻祖（古代對“字”與“詞”通常不加分別）。“音書”是專門研究字音的著作，導源於東漢劉熙的專事音訓的《釋名》（據清畢沅《釋名疏證·序》，“疑此書兆於劉珍，踵成於熙，至韋曜又補官職之闕也”），但形成於隋陸

^① 《普通語言學教程》，高明凱譯，頁 50—51。商務印書館，1985 年。

法言《切韻》、宋陳彭年等《廣韻》。“形書”即以《說文解字》為首部。義書專事於義，音書專事於音，惟形書則於形之外，實兼及義與音也。不可以設想，我們可以不管字義與字音，而僅僅進行純字形的研究。《說文解字》之所為研究，即是以形為綱，兼及其義、音也。

文字是依附於語言的，但二者並非同時產生的。人類開始使用語言約在原始群社會中期以後，語言的歷史約有二十萬年（如果說原始群初期就已經有了語言的話，那語言得起碼有五十萬年的歷史了）。而文字，歷史最長的不過五六千年。

文字作為人類的交際工具，是不受時空限制的。它可以使空間隔離的人們之間實現思想和知識交流，從而對人們的社會活動起著協調和組織作用。它可以使時間隔離的人們之間實現思想和知識繼承，從而使得人們的智慧和能力的積累成為可能。正因為文字具有這樣的功能，所以它一出現，便成為人類社會發展最巨大的推動力。它的出現，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里程碑。F·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說：“[人類]從鐵礦的冶煉開始，並因文字的發明與它的應用於文獻記錄而轉入文明時代。”社會的存在並不取決於有無文字，但是一個發達的社會則必然是有文字的社會。人類歷史上，舊石器時代經歷了約六十萬年甚至更長的太久的時間，而新石器時代則不過佔有約六千年的時間，先後兩個石器時代歷史長度如此懸殊（起碼百倍），表示在這兩個時代社會進步的速度大小懸殊：新石器時代的時代進步速度遠遠地大於舊石器時代。何以如此？舊石器時代距離文字的發明和運用還相當遙遠，而新石器時代則經歷了文字由醞釀到產生和運用的過程，這應當是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文字在依附於語言的同時，也對語言有著一定的影響。語言的辭彙和語法的積累，在有了文字之後，才能得到保證。文字使得語言增加了書面語這一形式，而書面語正是語言提高的依託。有了書面語，人們才能對語言進行加工，語言才能愈來愈豐富，愈來愈精密。

文字使得人類文化得到長足的發展。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文化的重要因素。研究漢文化，不可或缺地要涉及漢字。研究漢字，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漢文化。

什麼是“文化”？“文化”在中國古代是指文治和教化。漢劉向《說苑·指武》說：“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其作爲近代人類學上的專門意義與我國古代是很不相同的，這起始於英國人類學家、歷史學家泰勒（Tylor）1871年所著的《原始文化》一書中。後來，人們對“文化”作出了種種不同的定義。我們以爲，美國人類學家克魯伯（Kroeber）1948年在其與人合著的《文化，關於概念和定義的檢討》中的提法是可取的：

……一堆學得的和傳承的自動反映、習慣、技術、觀念和價值，以及由之而導出的行爲，乃構成文化的東西。文化是人類所持有者，別的動物沒有文化；文化是人類在宇宙間特有的性質，……文化同時是社會人的全部產品，而且也是影響社會與個人的巨大力量。^①

這裏說到的意思，如果用一個近似的、概括的說法來表示，就是：“文化”是指人類的精神財富的總和。“漢字”是具體的，“物質”的。“文化”不是具體的，是“精神”的。有一門屬於“精神”領域的新學科，曰“漢字文化學”，其主要內容就是：從文化的角度研究漢字，從漢字的角度研究文化。

漢字是漢文化精神的體現，它必然地表現出強大的漢民族凝聚力。秦始皇“書同文”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來文化與政治統一之基礎，更使得漢字的民族凝聚力空前提高。漢字在民族統一、國家統一方面功莫大焉，這早已不是什麼新發現了。以歐洲比照，文藝復興之後，那裏不同的人群、種群根據各自的方音發展自己的文字，使得原通行的拉丁文消亡，這就製造和鎖定了其國家和民族的分立。

今天，華人、華裔遍佈世界各地。不管是在天涯海角，還是在西歐北美，只要你是漢族人，是熟悉漢字的，那麼只要見到那一個個橫平豎直的方塊兒，心中總會油然而生起一種親切感，一種對於故國文化的向往情。漢字，千真萬確地成了我們心中的一面具有偉大號召力的民族旗幟，成了聯結所有華夏後裔的文化紐帶。研究漢字，發明和發揚漢字中蘊藏的文化精

^① 轉引自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頁29。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

神，是弘揚民族文化、振奮民族精神的需要，是激發和凝聚中華民族愛國主義感情的需要。

漢字學的學習，要求對各種類型的書體有個大致的瞭解，包括其書體風格和歷史淵源啓承。特別是屬於古文字的各種書體，應該是重點瞭解的內容。漢字學不同於古文字學，但古文字學是漢字學的一個重要方面，不涉及古文字的漢字學是不健全的。當然，漢字學所容納的，只能是古文字學的基本知識的掌握，基本技能的練習。古文字學過於專門化的東西，則不在漢字學內容範圍之中。

簡言之，漢字學的主要內容就是：漢字的民族文化精神內涵，漢字的結構，漢字書體的演變。其中，漢字的結構又是最主要的內容。

當然，在這些內容之外，關於作為我國文字學鼻祖的《說文解字》的基本知識（不僅是包含於其中的漢字結構問題），關於在我國文字學史上聚訟最多的轉注與假借問題，漢字學都應該有所關心。再則，貫徹於漢字歷史的繁化、簡化、訛變的問題，也應該納入漢字學內容範圍之中。

第一章

漢字的產生及其文化精神內涵

文字，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產生的。漢字，是世界民族文字中的一種，它是漢民族自行創造出來的。漢字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文字都是脫胎於圖畫。

文字是文化的載體，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漢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在於重體驗。漢字與漢民族文化息息相關，從它的產生中可以深刻地讀出漢民族的文化精神。

第一節 文字脫胎於圖畫

文字是人類創造出來的一種交際工具。作為一種社會形態，文字是“胎生”形態。作為文字之“母體”的，便是也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圖畫。世界各民族文字概莫能外，漢字亦然。圖畫曾經被古初人類作為一種記事工具來運用。作為記事工具的圖畫經過簡單化、象徵化的演變，就形成了文字。巫和巫術在文字的形成中起著重大作用。

（一）文字產生之前人類兩種主要的記事方式

人類社會是從原始群走來的。原始群時期，人類的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社會生活極其貧乏，思維也十分簡單，需要記憶和傳於後世的事情不

多，僅僅依靠心記和口耳相傳一般也就能滿足交際的需要。後來，隨著相對於原始群來說人口較多或者多得多的氏族公社和部落公社的形成，社會生活逐漸豐富和複雜起來，人們，特別是氏族或部落的領袖和長老們需要記住本氏族或本部落的人口、財產、對外結盟、對外戰爭、遷徙流動等情況，並且讓後代子孫也知道自已祖先的歷史；或者是把命令、把一些重要情況告訴遠方的人。這樣，僅靠口說和心記就不行了，人們需要有什麼方式來幫助把某些事情記憶下來，輔助不能傳於異地、留於異時的口頭語言完成交際任務。人們經過長期的摸索，找到了一些記事的方法。這些方法歸納起來不外乎兩類：一類是實物記事，一類是圖畫記事。某些實物記事的方法在很多沒有文字的民族一直沿用了下來。當然，即便是已經發明了文字的民族，實物記事的方法偶爾也仍然會被運用，一直到相當晚近的時期乃至現代。

1·實物記事

實物記事是以實物來幫助記憶。實物記事以結繩最為著名。古代印第安人、伊洛魁人、琉球人，都採用過這種記事方法。秘魯印第安人的結繩還相當發達，他們用一根主繩，在上面繫上各種顏色的繩子，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意思，比如紅繩代表戰爭，黃繩代表金子，白繩代表銀子和和平，等等。繩子上還可以打上不同的結，用來記數，單結表示 10，兩個單結表示 20，一個雙結表示 100，兩個雙結表示 200，等等。在每個市鎮上都設有一個結繩官，專管繩子的結法和解法。我國上古文獻有幾處提到“結繩”。《周易·繫辭下》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老子·八十章》中有“使人復結繩而用之”之語。《莊子·胠篋》亦說：“昔者……民結繩而用之。”偽孔安國《尚書序》第一句即謂：“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說文解字·敘》中也說到“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但是我們漢族結繩記事的情況究竟如何？文獻中卻無詳載，只可看到鄭玄注《周易》時有過極籠統而簡約的說法：“結繩為約，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不過，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斷：結繩主要用於記數。古代民樸事簡，於儲藏，

於交易，記其物之數殆為人們最主要的智力活動。治民之務，殆主要在於統其數字，所謂“結繩之政”即謂此也，其“政治”殆可謂“數碼政治”乎！結繩主要用於記數，這可以从一些少數民族對於結繩的運用中得到證明。過去，獨龍族遠行的人用繩結記錄日期。哈尼族買賣土地按地價數字在兩根麻繩上打上同樣的結，雙方各執一根，作為憑證。怒族、佤族用大小不同的結表示量的不同，如大結表示一元，小結表示半元。而瑤族在雙方辯論時，各持一繩，每說出一個道理便在繩上打一個結，以結之多少定屈直。凡此種種，無不與“記數”有關。

結珠是另一種實物記事的方法，就是將貝殼穿在繩子上，貝殼的顏色不同可以代表不同的意思。印第安人、伊洛魁人也都用過這種方法記事。伊洛魁結珠是用“白珠子表示和平，紅珠子表示戰爭和危險，黑珠子表示死亡和不幸，黃珠子表示金錢和貢品”。^①伊洛魁的年輕人每年在森林裏舉行兩次集會，由酋長傳授結珠的方法。我們漢族人用的算盤也許就是从結珠嬗變來的。

訊木也是一種實物記事的方法，就是在木簡（南方則多用竹簡）上面刻契或雕琢上一些符號。澳大利亞的土人就會長期使用這種訊木記事的方法。在我國，《列子·說符》記：“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這裏就透露出先民也曾使用過訊木記事手段的消息。我國古代使用的令箭，顯然就帶有訊木的性質。西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內的基諾族一直到上個世紀中葉還在使用訊木的方法來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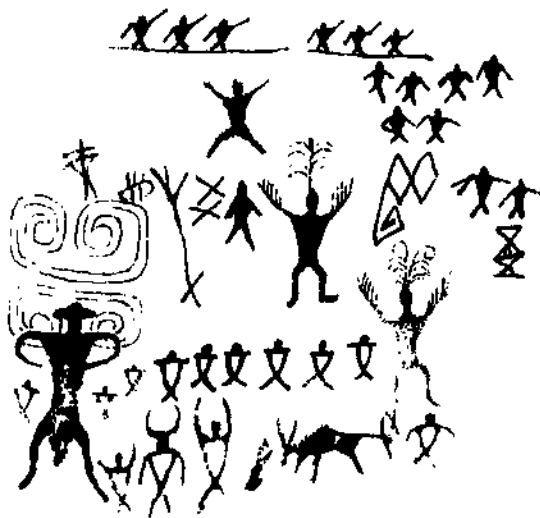
各民族的實物記事，可以說是花樣百出。再比如，西盟佤族各村寨間用送一根牛肋骨表示友好，而送的如果是砍斷了的牛肋骨則表示關係完全破裂；送的如果是骨肉相連的牛肋則表示希望聯合抗敵。據說俄國的斯西德人曾送給波斯王一包東西，裏面包著一隻鳥、一隻老鼠、一隻青蛙和五支箭。它的意思是說：波斯人，你既不會象鳥一樣升天，老鼠一樣鑽地，青蛙一樣潛水，你就趕快投降，否則我就用箭來戰敗你們。

^① 轉引自王元鹿《普通文字學》，頁25。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初，在黑龍江雙城市發現一件錫伯族的喜利媽媽。在一根十二米長的麻繩上繫著六套完整、十餘套殘損的小弓箭，三十一條各色布條，十四個背式骨（牛羊膝骨）、十一個樺皮搖籃，十一枚銅錢，四個小樺皮筒。其中背式骨表示輩分，弓箭代表男孩，布條代表女孩，銅錢表示富裕，小樺皮筒等表示祈求豐收。喜利媽媽是錫伯族崇拜的女祖神，每年除夕取出祭祀。這種實物記事顯然具有原始家譜的性質。這裏還使用了諧音和象徵手段，更加强了記事的效果。

2·圖畫記事

圖畫，作為人類最早的藝術創造之一種，本是人類對於客觀存在的描摹，其目的或在於以資觀賞，或同時用以寄託自身的願望。各民族圖畫的歷史大致都開始於原始群時期。今已發現的西班牙阿弼拉、法國拉斯科和



（1）雲南滄源岩畫：巫祝祭祀場面

尼奧洞穴壁畫，我國廣西左江、雲南滄源、內蒙陰山、寧夏賀蘭山等地的岩畫，都是很著名的。各地的洞穴壁畫和岩畫，同一地不同的作品，其創造時代遠近不等，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大致是出於原始群階段的先民之手，是有關民族原始群時期的文化遺迹。

一般說來，原始圖畫的繪製手法是寫實性的，但是也有象徵性的（寫實性是源，象徵性是流；寫實性為主，象徵性為輔）。例如：圖（1）祭祀大場面熱烈而莊嚴的氛圍表現得酣暢淋漓（其